

無錫文史資料

第十九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编

目 次

回忆我的叔父孙冶方·····	薛禹言 (1)
回忆蒋经国先生二三事·····	张一飞 (10)
抗战胜利后我在无锡参加的政治活动·····	孙翔凤 (19)
“八·一三”抗战时我当了三个多月的驾驶兵·····	
·····	吴盈福 (39)
汪精卫两次来锡视察“清乡”的经过·····	许锡林 (45)
我与永泰丝厂及其它·····	邹景衡 (52)
永泰丝厂在解放后的发展·····	吕焕泰 (67)
永泰丝厂的智力投资情况·····	金铸范 (70)
永泰系统各丝厂在抗战中所受损失的情况调查	
(小资料)·····	(77)
我所知道的豫康纱厂·····	黄培昌口述 杨伯康整理 (79)
无锡县银行的始末·····	吴邦周遗著 (93)
无锡县银行筹备情况简介·····	冯晓钟 (101)
百年老店徐嘉和茶食店·····	
·····	选自《无锡糖烟酒行业志》初稿 (103)
老字号邵祥泰煤铁号·····	薛公曼 (112)

解放前无锡教育行政机构的演变……………周汉成(125)
回忆母校江南大学……………杨钧泰(123)

近代无锡地区的时新小调……………秦寿容(128)

昔日荒坟滩 今天幸福村——记我市第一个居民新村
的兴建……………沈本南(154)

补白

锡山龙光洞石佛的来历……………孙云年(78)

南明史学者钱海岳……………钱渭渔(100)

无锡最早的眼科西医周复培……………孙春圃(102)

康有为替梅园“香海”去伪换真……………胡子丹(122)

解放前无锡的画像业……………过朴白口述 过炳泉整理(127)

西乡玉皇殿……………伍一鸣(153)

回忆我的叔父孙冶方

薛 禹 言

我的叔父，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已离开我们有5年之久了！回顾他那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在经济理论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他那参加革命后近60年的坎坷经历，常使我激动不已，思念万分！现在我根据与叔父接触和所见所闻的片断往事缕述如下，以表达我对叔父的怀念之情！

追求真理 离家出走

叔父出身在无锡县玉祁镇的一个小职员家庭。父亲薛华阁（即我的祖父），分别以“栽、培、林、果”四字命名他的四个儿子，小儿子取名蓊果（即孙冶方）。我父薛明剑排行老二，故名蓊培。祖父与画家吴观岱是莫逆之交，因吴氏无后，故有意叫叔父学画，并过继给吴氏。但叔父对绘画不感兴趣，所以他在1925年，就读荣巷公益工商中学时，便为追求革命真理而离家出走，决定只身赴苏联求学。当他到达海参崴后，才写信给我父亲，信中说：“如稟明双亲，恐阻碍远行，因此不辞而别。托兄代向父母善为解说。”他所以这样做也怕事后连累家庭。当时他化名“孙勉之”，后来他回到解放区时，又改名为“宋亮”。

智斗群魔 甩掉“尾巴”

1931年叔父回国不久，约定在上海四川路桥邮政总局门前，与地下党人碰头。不知是叛徒出卖？还是偶然的事情？那天英租界巡捕包围了邮政大楼，几十名嫌疑份子被捕，叔父亦在其中，而叔父仍十分镇静，自称是商人。后因无口供与物证，经人保释便恢复了自由，但他已在巡捕房中被关押了7天。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与叔父的接触机会比较多。那时他在法租界蒲柏路租了一间小亭子间作居室，床上堆满了书，桌上也全是稿件。有一次他和我谈起在上海工作的安全问题，据他讲偶而也会发现有人“钉梢”，那就不能直接回家，必须连续调换电车和公共汽车，直到确信已甩掉“尾巴”为止。所以经常要调换住所。那时他还未结婚，星期天爱去“兰心剧场”看话剧。我和他通讯要寄到法租界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记得我为找叔父还闹过一次笑话：1936年秋季，学校刚开学，我穿了新发的毛料校服，晚饭后，一个人散步去研究会找叔父，那是一幢弄堂内的石库门房子，我用力敲了半天大门，只见灯光下人影浮动，但终无人应门，我就更用力的敲门，最后出来开门的一个人支吾其辞地讲，该会根本没有孙勉之这个人。我讲我写信都是寄到这里的，如果没有这人，怎样会给我回信的呢？僵持了半天，真是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应门的人最后只好说：“可能有些《中国农村》的老读者，借我们这里作为通讯地点而已。”过了几天，叔父来学校找我，

责怪我那天晚上不应该到研究会去找他，害得那里的人忙碌了一番，因为平时他们自己人都是走隔壁人家的后门的。并嘱咐我以后不要去找他，他如星期天有空，会来约我的。

1941年初，叔父奉命取道重庆去延安工作，他和我婶母同行，曾住在重庆菜园坝复兴铁工厂（系荣德生自锡迁川的机器厂）内，白天足不出户。一天傍晚，他要我陪他到人迹稀少的地方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便和他到浮图关堆放木排的江滩上去散步，平时那里除了背纤的船夫外，没有闲人来往，谁知那天却遇到了一个在江边钓鱼的人，此人见到叔父后便上来搭讪，说他在浮图关（当时改名复兴关）中央训练团工作，并说过去和叔父在莫斯科天天碰头，反问叔父为何如此健忘？那时叔父面不改色从容应付，说自己是重庆申新四厂的职员，根本不知道什么科不科？对方纠缠多时，不得要领，终于狼狈而去。叔父回厂时嘱咐我在厂门口望风，他自己则迳入办公室，未敢返回宿舍。因工厂后面有山路可达两路口，便于脱险。直到夜色深沉后，他才回到家属宿舍，当时我婶母已焦急万分，埋怨不止。叔父却笑笑说：“今天碰到一个‘鬼’。”从此以后，他除了晚上偶而上七星岗新华日报社向周总理请示工作外，一般都做到足不出厂门，平时也很少有人来找他。最后他伪称盐业公司职员飞港返沪，转往新四军苏北根据地工作。

孜孜以求 老而弥坚

1949年春，叔父在丹阳华东第三野战军总部工作，筹划

接管上海工业的准备工作。那时他的全部家私只有书籍一只、铺盖一套、警卫员一人而已。解放以后他一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他老人家很早就是高级干部，婶母洪克平虽出身于慈溪银行家家庭，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早年投身革命，随同叔父去苏北工作时，曾担任过新四军军部托儿所所长等职务，后以中学教师离休于北京。但他家在上海、北京都是住单位家属宿舍，面积仅有一个小套罢了。直到1980年以后，他家才住进了北京复兴门外的高楼宿舍。

解放初期，叔父在上海担任华东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由于工作关系，回到故乡的机会较多，但除了工作，很少过问家事，就是他双亲的坟墓虽近在郊区肖家湾和东大池，也终生未往扫墓。他也从没有介绍过任何亲戚就业。叔父晚年有一次在黄公涧问我：“有没有人批评我六亲不认，不近人情？”我回答说：“如能人人如此，国家才会强盛。”

叔父写文章虽很有名，但毛笔字却写得不够好。有一次母校连元街小学要他现场题字，他因很少题过字，弄得很窘。他虽知识渊博，并兼任过大学校长，但遇事却总是认真调查和虚心请教，从不摆架子、充权威。最近在整理遗著时发现了“孙冶方给钱学森的一封信”（见1984·7·30《人民日报》），在信中，他对经济学与技术革命的关系和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相沟通的问题，在廿多年前提出的见解，至今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他的亲属几乎全是搞技术工作的。他常讲：“科技人员要多读点马列主义、经济、

政治等书籍才能登高而望远；而搞经济的必须多读一些数学、理化书。我自己没有读过正规的高中，对高等数学、微积分等必要的基础知识很差。”叔父是我国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在东欧也享有盛誉，在英国被列入《世界名人词典》，但他虚怀若谷，实事求是。他在苏联6年当过俄语翻译，英语和日语也有一定的基础。到了古稀之年，却还孜孜不倦地背诵德语单词。听他讲，我国的《资本论》一书是从俄译本翻译过来的，故有不少辞不达意、不甚妥善的地方。他想仔细读通德文原版，纠正译得不妥之处，故拟先从学习德文着手，这种一丝不苟、脚踏实地的作风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风狂雨暴见丹心

“文革”时，叔父因被诬为“特务”、“里通外国”、“反革命集团成员”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狱，和张闻天等4人首批在天安门前被游斗，后又押往天津批斗示众，并投入北京郊区秦城监狱的单人囚室，长达7年另5天。但入狱后，监狱当局就不再提什么“特务”、“二十八个半”等罪名，只要求他“悔过自新”，放弃“邪说”等，可以将功赎罪，官复原职。但是这个“中国经济领域中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在康生、陈伯达等一伙的威胁利诱下屈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1984年我去新疆五一农场探望女儿时，曾遇到该场子弟中学的英语教师任应文，他转业前刚好是秦城监狱204区的警卫班长。他讲叔父在狱中“不肯服罪”。自称是无辜误捕，总有一天会弄清真相，平反释放。

的。并多次书面和口头提出《资本论》中有若干误译的地方，要求看守人员转达有关方面。在要他交待“罪行”时，他反而宣传他的一套“谬论”。有一次叔父囚室中的一只灯罩的螺丝松了，摇摇欲坠，他怕落下来打开了头，要求班长立即派人修理。叔父就是这样的“怕死”又不怕死。

叔父释放回家后不久，领导上补发了他的工资和发还了抄家物资。他就立即上缴了6000多元作为党费。这样的人怎么会叫人相信是反党集团的成员呢？！研究所中的同事有人说他是“老天真”，也有人说他是“书呆子”，他也从不计较。

1975年秋，叔父回到无锡休养，实际上是来写书的。太湖毕竟是他生长的地方，他爱故乡的一草一木，那次因为没有正式公务，所以可到处跑跑。他先后参观了玉祁、洛社、泰伯庙、县电化厂和县柴油机厂。他对两个县办企业的管理水平赞不绝口。他又在梅村农户中调查了几家实际收益，发现和报载新闻有些夸大。有一次他同家属七、八人去蠡园拍集体照，在那湖滨的草地上，几个小侄孙把香蕉皮和糖果纸到处乱抛，叔父却不嫌其烦地把瓜皮果壳一一从草地上拣起，放到废物箱中。并告诫小孩要保持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并说我国的环境卫生要比欧洲、日本差。又有一天，我们在崇安寺等候公共汽车去锡惠公园，由于车少人多，叔父要让妇女、小孩和老人先上车，而不顾自己也已是年近古稀的老翁了，因此等了多时还上不了公共汽车，只得返回健康里临时寓所，直到第二天清早，在别人上班以前再搭车去了

惠山。他虽是无锡人，慕名宜兴两洞已久，一直没有机会去旅游。那次回锡休养，他以家属名义乘坐宜兴探矿机械厂的厂车前往，到达张渚后被该厂领导发现，才被招待到丁山宾馆居住。他当时所用照相机很讲究，是陪同毛主席接见日本朋友时，客人所赠。在“文革”期间，照相机被造反派抄家“借用”，弄得机件失灵，那次带来无锡时，才托在测绘仪器厂当钳工的侄孙，把它彻底修复的。

叔父没有子女，但在1947年收养了一个老战友的女儿。名叫李昭，合肥人，在十年动乱时间，有人借党的名义要她揭发叔父的“罪行”，她祇举出一条“爱听音乐”。她现在是成都部队医院的儿科医师，表现良好，不愧为老干部的好后代。

1982年3月，我去东北，顺道到北京医院探望叔父。那时他已从医院的病历卡上，得知自己身患肝癌扩散的绝症，在世的时日已屈指可数了，但在病床上还询问故乡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玉祁人民公社人均收入有多少？等等。他还要我代约一个参军西藏退役回京不久的外孙到医院谈话，很想了解一下边疆的详情。又询问他在上海的二哥（我的父亲）的病情，其实我父亲已去世两年了，因他身患绝症，大家相约不以恶噩告诉他老人家以免刺激。他老兄弟俩，个性都很倔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初期，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常常在理论上、看法上争论不休，直到叔父调到北京工作后才告停止。

叔父自知患了绝症以后，不谈自己的病情，却仍关心家乡、西藏和二哥的健康状况，岂是什么“六亲不认，不近人情”的人？医院的护理人员对叔父同病魔的拼搏精神十分钦佩，对他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深受感动。后来据主治医师讲，肝癌一经扩散，还能坚持工作，写书达3年之久可说是开创了肝癌史上的奇迹。1983年2月，在他弥留的最后一个星期，叔父自知不起，无法治疗，主动请求医院不必在他身上继续耗用药物，可移用于有治疗希望的病员，并写下了可贵的“我的遗言”。

“我的遗言”很简单，他写道：“我死后，我的尸体交医院做医学解剖，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不开追悼会。但不反对经济所的老同事，对我的经济学观点，举行一次评论会或批评会。对于大家认为正确的观点，希望广为宣传，但同时对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错误的观点，也希望不客气的加以批判，以免贻误社会。”

叔父的骨灰一半撒在无锡三山公园外侧的太湖中，另一半撒在北京颐和园的昆明湖中。采用庄严的进行曲而不是用哀乐举行了葬礼。“心底无私天地宽”，在叔父的遗言中，使我们看到了他那忘我的高尚境界，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

由于不举行追悼会，我们准备了但没有寄出的挽联，联曰：“赤胆为人民，念念不忘筹四化；红心报党国，谆谆教导育英华。”老所长虽然已离开了人间，但经他教育培养出

来的年青学者已茁壮成长，正为祖国的四化宏图出谋献策，作为经济改革的尖兵而遍布祖国。后来遵照叔父的遗言，“孙冶方经济理论讨论会”于1983年9月16日在无锡市华晶宾馆举行，出席讨论会的有27个省市的学者、专家170多人，开创了思想理论学术界的新风。类似的活动，早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他最亲密的战友徐雪寒等也在1984年12期的《财贸经济》上著文指出了叔父在经济理论上的不足之处。并由三十年代的老战友薛暮桥等55人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会”，集款人民币20万元，其中叔父的家属遵照遗言献出稿费2万元。

首届发奖会于1985年5月22日在京举行，获奖的是全国各单位推荐的四本经济学著作和47篇经济学论文。今后将每隔两年评选一次，实现了叔父的遗愿，以鼓舞后人创造性的研究经济理论。



回忆蒋经国先生二三事

张 一 飞

(一)

抗战时，我在江西省卫生人员训练所任教务主任时，听到关于蒋经国先生的不少传闻。据说在大革命前，蒋经国去苏联留学时，他还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到莫斯科进中山大学学习，后又转入步兵骑兵学校。国共分裂时，蒋经国写了《反对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文登载在《真理报》上，谴责蒋介石叛变革命，声明从此断绝父子关系。据说蒋经国有一次在渡船上遇到苏联大文豪高尔基，高尔基发现他是中国人，与他谈话，才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儿子。后来高尔基汇报了斯大林，那时他已加入了共产党，在煤矿做组织工作，并同苏联女子技术学校毕业生结了婚（回国后改名为蒋方良）。抗战爆发后，我驻苏大使蒋廷黻与斯大林交涉，要求让蒋经国回国参加抗战。蒋经国回到重庆时，蒋介石事先并不知道，是由宋美龄作了巧妙的安排后才使父子见了面。当时，蒋介石要他好好学习，多读点书。后来我在赣州曾去蒋经国的图书室，内藏书籍，全系蒋介石给他的。我曾在崇义县长沈知方处借到一本《拿

破仑传》，书上有蒋介石读后划的许多红杠，我还记得上面批有“英雄本色”等字句，并加了不少眉批、摘要。据说蒋介石对儿子管教颇严，蒋经国到江西后担任赣州专员，有两次写信给他父亲，因字迹潦草，被原信退回，责令用正楷缮写后再给他寄去。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字天翼）很会投机，故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有一次熊到重庆，打听到蒋介石正在读《易经》，就向对《易经》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请教，把要点和心得牢记在心。当谒见蒋介石时，蒋问他最近在学习什么？他说正在学习《易经》。蒋想他学的与自己相同，故内心很高兴，便进一步问他有什么学习心得，熊式辉当即讲得头头是道，蒋觉得他学得深透，足为人师，就对熊说：“经国回来了，到你那里去学做些工作，怎么样？”熊式辉感到很为难，不知给他做什么工作才好。就对蒋说：“让他当民政厅长吧？”蒋说：“不行，他还没有这个水平。”熊又说：“当保安司令呢？”蒋又表示不行，熊说：“专员呢？”蒋说：“还太高。”熊说：“当县长吧！”蒋说：“那还差不多。”熊式辉为了迎合蒋介石，便任命蒋经国为第四行政区行政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蒋经国刚到江西时，曾担任过保安司令部督练处处长。那时省会还在南昌，晚上他常穿青布衣服，在大街小巷走动。有一次他听到在一座房子里传出打麻将的声音，他就敲门进去。这正是某厅长的公馆，里面太太小姐一屋子人正在叉麻将，他一进门就拿出捐款簿请各人认捐说：“我叫蒋经国，现在前线吃紧，你们却

逍遥自在地叉麻将。国家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少了不行，至少一千元以上”。这件事曾轰动了江西。

(二)

蒋经国到赣州任专员兼县长时，规定所有公务员一律称呼公仆，穿青布中山装，戴黑牛皮平顶帽。

蒋经国曾写过一本《冰天雪地》的小册子，在赣南时曾编号分给大家阅读，他在小册子里叙述：有一次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开火车，车到站后，他下车打开水，一壶开水提到火车头上时已变成了一块冰。后来我曾几次听到他亲口说过：“增强抵抗力要靠锻炼，比如我到赣南以后，衣服比在苏联穿得多，那里天气寒冷，衣服反倒没有现在穿得多。”

他在赣南工作时，下班后，经常穿了青布中山装到农村去了解情况。有一次，他看见一个衣着破烂的老太，呼天喊地在场头抱头痛哭，他走上去问：“老表嫂！（江西人称男的叫老表，称女的叫表嫂）什么事这么伤心？”老太见是一个不相识的普通年青人，不理不睬，只是大哭不已。他在旁边站了一会，再问老太，老太说：“老表！告诉你也没有用。我是个孤苦的穷老太婆，要依靠独子生活，谁知昨天半夜我的儿子却被乡公所抓去当壮丁了！”蒋说：“你儿子是独子，按规定不征兵的，一定是他们搞错了。不要急，你明天烧好晚饭，等儿子回来吃吧！”老太看了他一眼，只当他瞎

吹牛。第二天晚饭刚烧好，儿子果然回来了。儿子听娘说，她遇到的人个子不高，不禁喊道：“这人一定是蒋专员！”老太连声叨念：“真是青天大老爷！”原来蒋经国发现这事，即命军事科查明，如系独子，立即放回。从此这件事就在民间传开了。

还有一次蒋经国在赣州骑自行车，不留心撞了一个军官，这人见他身着青布衣服，年纪轻轻的，象个平民百姓，上前就是几个耳光。蒋质问他：“你为什么打人？”那军人自恃身为师长，反唇相讥：“打了你，怎么样？”两个卫士用枪对准那个军人说：“这是我们的蒋专员！”事后蒋将此事经过电告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顾亲自赶来将那位师长禁闭了一星期。老百姓听到师长打人受处分，无不拍手称快，传颂一时。

(三)

1940年，我因卫生人员训练所有人事纠纷，不愿干下去。是年夏天，适逢江西省政府招考各县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教育长(级别荐任)，规定报考者要大专以上毕业，或有两年县级科长以上证明。我抱着试试看想法去报考，结果被录取了。我在江西省训练团泰和特训班受训两个月。因我是外省人，在江西没有人事关系，结业后被分配到赣南第四行政区崇义县，任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教育长。崇义县是个偏僻小县，陆路不

通汽车，水路不通轮船，出入全靠两条腿。

在我的记忆中，新赣南建设计划草案，原本是蒋介石亲自审阅的，我看到原本是连史纸毛笔正楷誊写的，上面批有“可行”、“缓行”、“不适用”等字样。新赣南建设目标是：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工做，人人有书读，人人有路走。规定县县设中学，保保办小学。祠堂庙宇收归公有，兴办教育。所有这些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乡绅们纷纷向重庆告状，说蒋经国学苏联共产党的一套，不保护私有财产，社会上议论纷纷。他还制定《新赣南家训》，内容是：“东方发白，大家起床。洗脸刷牙，打扫厅房，内外清洁，整齐大方。天天运动，身体健康……户户养鸡鸭，家家畜牛羊。”约有一千字，规定每人背熟，家家要执行。其内容不过是融合朱子家训、古代格言及当时社会形势编写的。当时在赣州还办了《正气日报》、正气中学。在距城六、七里的虎岗建立了儿童新村，几百米地段，从幼儿园、小学、中学，还准备一直办到大学。每逢寒暑假，蒋经国还亲自在虎岗搞些夏令营、冬令营之类的活动。我参加过一次冬令营，营长蒋经国，大队长蒋纬国，我被点名当指导员。冬令营每天早晨升旗要唱虎岗谣。歌词曰：太阳出来照虎岗，岗上儿童脸发光，齐声作长啸，好象老虎叫。一叫再叫，魔鬼影全消，新的时代来到了。

当时赣南社会上烟赌娼已绝迹，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曾一度出现了新气象。